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卷之二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葵參訂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

釐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甫，
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
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其不有法焉如規

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誼之類是也。是乃民所親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比善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發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孔疏周語稱其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鄭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傳二十五年左傳說魯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

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嚴緝：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

輯錄：有物有則，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彛而言衆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衆統然為其

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司。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於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於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依韻四句截。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
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
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罔、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
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
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德、

鄭箋儀威儀色顏色、

呂記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嚴緝山甫令儀令色，則勤容周旋中禮矣。備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簡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夫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教，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講意此章，備舉其德，正見其異於凡民處也。○如綸如綍，曰命。○諭德宣譽，曰布。○觀王心之順，而德之足以格心者，可見。觀王

政之宣而德之足以行政者可見。

六帖非一德之潛乎默葬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運量何以布天子之德意。

麟按疏義大全云叶韻若賦未詳而古義仍之六帖則云德則色翼式力若賦本一韻別本不解改賦作職云別本者亦斥豐氏也。但謂本一韻者亦未著其說。今據古韻十三職可與弱雷等字為叶弱奴歷反雷必益反是也。則於若賦亦必有可通者。本章亦四句截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則因造詣而推之於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懋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職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以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益以冢宰。第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侯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事。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疏義出納王命。而為王之喉舌。賦政於外。而使四方應之。皆天二期之之意。

大金廣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於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武庫之事。續我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於外。四方是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於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

麟按。辟集傳音辟。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則考與保叶。發與舌叶也。發集傳方月反。又王躬是保。豐氏作王躬是佛。皮力反。舌叶音寶。發叶弗力反。則為通章一韻。保為佛者。蓋言獨也。然亦頗穿鑿。姑備一說。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禘。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善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格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疏義邦國諸侯之國也。

大全朱子曰。所謂明格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無失。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格如幾知。微先去占。凡便宜。如楊子雲。謂明格惶惶。苟獨無疆。適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

格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比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格。若只見得一偏。便有執。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格。學至明格。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通。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德而後已。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然八句作四平兩之字。兩以字各對先輩文皆然也。宋人表殿中每用將明字。本此將明明集傳叶韻郎反。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鈞也。○不始柔。故不侮矜寡。不
止剛。故不畏強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嘉嘉。非軟美之謂。而
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六帖五。六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
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處以終首章之意。

麟按。此章之剛柔。皆指他人言。不必又將山甫之剛柔混內矣。
雜呂巖及大全諸說。正為注柔嘉一語耳。其實本章柔字。非柔
嘉柔字。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

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輜、輕、儀、度、圖、謀也。衰職。王職也。天子龍衰。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衰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轉虛至於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疏義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殺。故惜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難愛之。而莫能助之也。

麟按上二條。妙然據通解。如毛是衆人能知能行之意。非德分各足之意。不必入易舉字。覺尤直捷。蓋舉者以手擎物之名。令群如言有一物甚輕。而人莫能舉。以為常事。起下惟山甫不然也。德輕二句。俱人言。故下以我儀圖我字作轉。我儀圖之。正對

人亦有言也。人亦至民鮮克舉之。我儀至愛莫助之。各三句一讀。佳而中各為兩層轉折。褒職二句。易說。故注以至于字又轉。民鮮克舉。舉字與助補為韻。易明。餘不拘耳。愛之而恨其莫助。是極形容其愛之之語。亦不重莫助意。助集傳叶牀五反。

○仲山甫出租。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翼翼。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

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而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蘇傳仲山甫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恐常
不及事也。

嚴緝其四馬。起起然而行。八轡緝緝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
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也。

緝錄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
公徙治臨菑。

古義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為臨淄縣。亦在青
州府。

辭按集傳及叶極業反常燕方言亦然。

○四牡騤騤八鸞皆皆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邁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激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魯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邁歸所以安其心也。

毛傳邁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

麟按此上二章方及城齊運行之意。四段反覆真覺意味深長。集傳皆叶居奚反。風叶乎情反。○詩通云。上章每懷靡及。正與永懷相應。起大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有靡及之懷。說者多欲將永懷炤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疎山甫而出之於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謹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實與愚見合。○詩通又云。式邁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歸也。此不妨附註保王。

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上靡及說誦所以美亦因山齊德業
而然非自誇所作

烝民八章章八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山甫卒謚穆周語亦稱穆
穆仲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餘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
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

予而聽命也。續繼我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康
殷易改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
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述
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蘇傳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
大全鄭氏曰。幹作楨。幹而正之也。戎辟汝君。王自謂。○朱子曰。
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
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續我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
輔氏曰。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

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穀正之也。以
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頌之國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
易。示之以信也。輸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西安府。

麟按此章斷以奕奕至祖考三句一連六句一截。道考為韻也。
無廢至戎辟二句一連六句一截。解易辟為韻也。解集傳叶訖
力及餘紛紛分截者。俱非是。續我祖考畢竟嗣位本事下俱中
戒其嗣位以後事故。在此處轉折。梁山據古義非大王所贈。子
由引為賁語。何景明頗不從其說。亦未知孰是。○夙夜匪懈。

無廢朕命。○朕命不易。○承○成○恭○爾○位○。○然○意○思○則○大○段○相○連○。○
曰○爾○嗣○位○之○後○當○無○廢○朕○命○。○至○於○夙○夜○匪○懈○。○若○虔○共○爾○位○。○必○朕○
命○不○易○也。○說○家○無○一○楚○楚○者○。○只○緣○不○看○韻○脚○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
淑旂綬章、華蟲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鞶褱淺幘、條華金厄、
賦也、脩、長、衆、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藉、以合瑞於王也、淑、善也、
交龍曰旂、綬、章、深、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
者、也、鏤、刻、金、也、馬、脊、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鞶、去、毛、之、革、也、褱、式、
中、也、謂、兩、轂、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鞶、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

襪覆式也字一作帑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倅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轡蓋轡首也。

毛傳觀見也、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鑊錫有金鑊其錫也。

孔疏王於是錫齊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革其上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單為車之故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表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綏馬則有金鑊之飾其膚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鑊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鞣於絨中虎皮淺毛襪覆其絨倅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也。○綏大綏者即玉制所謂瓦

予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鼎注云：徐刑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淩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幘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鞞。鞞者，兩鞞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鞞中，參相傳焉。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央，待車使牢固也。幘字，禮記作帟。周禮作幘，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裘、麋裘、春官巾車言犬裘、豸裘，皆以有毛之皮爲帟。此云淺幘，則以淺毛之皮爲幘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

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儀與天官宰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宰人之官，掌以巾布履冠，是宰為履蓋之名。○巾車注云：鈎，車鎮之鈎，與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鈎以金為之，與及纓皆以五采，謂飾之。索釋言云：覓，覓也。郭璞云：覓音程。舍人曰：覓，謂毛也。覓，胡人績羊毛而作，然則覓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能以衣馬之帶鞅也。如五采色者，以之為飾，則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是揚者，代面，射上之名。故云：射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鑣錫，施鑣於揚之上矣。釋詁云：金謂之鑣，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

鍤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着眼之上也。釋名云、轡首謂之革、
殺知轡革謂轡也、以金為小取、往往繼繼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二處也。

呂氏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綈後建之。簠、在後、衡在左右。鈞、庸、
鍤錫、鄭、鞞、漢、機、條、革、金、危、則皆在前。

嚴、緝、箋、曰、第、若、車、之、殺、簠、者、席、之、名、用、席、為、殺、

疏、義、瑞、玉、也、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與、圭、合、則、無、偽、

鮮、錄、淑、善、也、者、善、美、也、箋、云、旂、之、善、色、者、也、

大、公、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

同於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通解四牡二句言其始來之儀衛其下三句與上韓侯受命一
時事王錫以下則將歸事也

古義陳祥道云幣著席然施之轅上厄當依釋文通作檻

麟按此章四牡二句一連韓侯三句一連總五句一截張王為
韻也王錫三句一連玄褒鄭駟各二句一連總七句一截衛錫
幘厄為韻也衛集傳叶戶郎反錫從易易即古陽字故錫音羊
錫則從易易音亦故錫音昔本辨疑各以諧聲為義耳淑祈以
下每二字為一物然皆以兩物為一類最精妙鄭駟而覆以淺

機○條○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另○轉○韻○或○以○
此○場○字○從○易○音○長○場○字○從○易○音○亦○為○辨○亦○以○是○而○寫○讀○多○誤○
信○乎○字○學○亦○不○可○不○明○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載○維○何○魚○鼈○解○魚○
其○載○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馬○屠○地○名○或○
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載○菜○載○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
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鄭○突○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蒲○遂○蒲○也○

釋文筍字或笋

孔疏菰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菰菜菰對肉菰故云菰
穀謂為菰也若平常菰亦兼肉故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
以菰為八珍所用是也醢人注云溪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
生取其中心入地猶大如七柄正白生散之甘脆鬻而以苦酒
浸之如食筍法

大舍屠在陝西西安府鄠縣○疊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
之韓侯之行王使顯伯餞之禮亦有等差也○東萊呂氏曰侯
氏指韓侯

六帖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申伯，元舅。韓侯，亦同姓之親。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騶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蹇父，周之卿士，姑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

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蹇父者、厲王之婿、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姑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蹇父之里、蹇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御之、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姑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通解比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預道、

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及在後者、詩人以此詩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孟敘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

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愚謂詩人作詩。並不曾許汝編年叙事。不知近時說者。何緣牽強如此。○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孚。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殷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麟按此章。韓侯取妻三句。一連。韓侯迎止二句。一連。予里為韻。百兩貺貺三句。一連。錫光為韻。講姊從之。韓侯顧之。各二句。一連。雲門為韻。大全輔注畫截者是也。

綴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收，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麋虞虞，有熊有羆，有貉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也。韓姑，綴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收，擇可嫁之所也。訐訐，甫甫，大也。虞虞，衆也。貉，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樂也。

麟按此章不過形容侈大之辭，作詩人常分，無可深求。莫如韓樂，樂字亦作北音讀，便與到叶。○靡國不到，為姑相收，皆燕綴語，必非實說。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貉。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賁。庸。賁。竇。竇。故。賁。籍。獻。其。貌。皮。亦。豹。黃。羅。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貉。夷。狄。之。國。也。墉。城。也。
池。藉。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
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
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貉。使。為。之。伯。以。修。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王。外。夷。故。云。因。也。
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
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貉。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貉。

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

大全陸氏曰。貌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貌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賜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蔡長安城。却又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錫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

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
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滅韓、固常政也。○三山李氏曰、因
以其伯、即上文續我祖考也。○臺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
圍、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
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
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
以見不强責其所無也。

古義弱取赤、獫狁黃、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喪之重孤白。○傳
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滅韓。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宜行者皆莫敢去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耳伐耳

孔疏禹貢嶺南導漢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潯陽之水過三澨至

於大別南入於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

大全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傳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併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

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暑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麟按：集傳滔，叶他侯反。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沈沈，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將重，二章則言告成，終雅夷。

皇風而服不待戰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
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
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
者。以王化之未一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
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
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麟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見車鄰。四方只大衆之詞。
集傳定叶唐下反。

○江漢之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戾國祿。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微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呂記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於王之辭。首尾大氏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大全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濟者。繫上事起下事也。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

章言撥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并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麟按集傳海叶虎委反、三換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編宣布也。自江漢之辭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我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辭，編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桢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孔疏世本云，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大金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積餘也、我之
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
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
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國當錫汝以祉福矣、
麟按集傳○翰○胡○干○反○與○宣○叶○古○義○先○韻○似○養○里○反○與○祉○叶○古○義○
歛韻

○釐爾主瓚、拒咍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予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尚、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

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

璜。鉅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

○連下義以字皆推原經文之詞。

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

廣其封邑。

○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侯往受命於

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

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

而已。

毛傳：鉅，黑黍也。鬯，香草也。篚，煮合而釀之曰鬯。九命，錫圭璜鉅

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鄭箋：鉅，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孔疏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余賜汝以圭柄之玉璜。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亩尊。汝當受之。以祭於汝先祖。○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亩者。當祭之時。乃在

○未祭則在○。○賜時未祭故○。○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衰○。○若有
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
也○。○箋以毛解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
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
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
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實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
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
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禮名山大川○。○一以封○。○諸侯有大
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曰爵○。○庸案

召在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移出封之、
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
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祭統
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
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
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
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從緝釋曰、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
者、是在罍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

六要為下受一斛。

疏義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

大全臺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通解此虎科拜於岐周之廟

六帖或云釐爾四句為錫予是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為寵異是敘事之詞按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藥括成大正不必拘泥古義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若諸侯則天子賜之圭然後為鬱未賜圭瓚則鬯也於天子

麟按首二句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六句集傳曰也則反兩命字諸并反年彌罔反並與人叶魯詩世學則改云報也一占釐爾圭瓚瓚才田反祖命之命音眠餘不用叶然必附會也賜圭瓚然後為鬱禮書引王制作然後為鬯報也一占尚書作

報壘二占

○虎拜稽首對楊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失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失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
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祀天
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祁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
皇考懿伯尊敦祁其耆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
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
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疏義則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章天子萬年稱者口而已此章天子萬壽則刻諸策命之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勛銘廟器之詩○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勛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隼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治焉

通解此虎拜拜於康王之廟。

麟按集傳休叶虛久反亦三換韻。○詩通云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作廟范而勅策命於上則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恭即考王命之成也與仲常合。

江漢六章章八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六年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將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卿士，即宣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宣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宣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呂記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

嚴緝赫赫然威展，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大全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宣父，同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

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董氏曰：師嚴範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諸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

古義萬時華云：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於泯泯滅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下鷲，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王應麟云：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天子六師，知是王親行，孔云：王既親行，仍須

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
反將中軍。是也。既者。期其如此之辭。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
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
征蕞爾之徐土。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
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且重慎以臨之者。法也。宣王中興如斯
而正。

麟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然兩換韻。集傳士叶音。所戒
叶音汝。是與父為韻也。戒叶訖力反。與國為韻也。

○王訓尹民。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言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
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
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
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
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士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毛傳浦涯也

釋文說文云水濱也

孔疏徂循行淮之浦涯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

○不久留、不停處、

嚴緝王謂尹氏曰、汝當為策書、命此程伯休父為司馬、下即言其所命之意也、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今又相挺而起、為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大全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

不留不虞、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
廢也。○虞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
司馬、以六卿制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戰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虞、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
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毒民而傷財。○鄭氏曰：軍
禮、司馬掌其戒警。○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戎將士之
事。

麟按三農疏引太宰九職注。又曰原隰及平地之三農。大全引

孔氏休父為字。而疏引韋昭自以為名。又據古義。子華子云。昔
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修和周郊。於是
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
之冠車也。曰唐鄰里畝之禾也。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養親。
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
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政府。迨宣王之時。吾之
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
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程伊川撰明道
先生行狀云。程氏之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子孫遂以

氏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蕩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縈也遊遊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鄭箋震動也以震動徐國如雷震之恐怖人欲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麟按此章赫赫至保作三句一連集傳葉叶宜却反與作為韻。匪紹二句一連集傳騷叶蘇侯反與遊為韻震驚以下三句一連震驚為韻黃文裕云首二句截又諸家動云徐方緝騷四句為反覆極形容其驚畏之狀者俱不成條理大約以此轉折則意若云此赫赫業自將之天子其威可畏而師行安徐非有急速也然雖其師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騷動已非一處矣故以之。

震○驚○乎○徐○方○則○如○雷○震○之○忽○作○徐○方○既○已○震○驚○不○遑○安○也○蓋○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鄭○氏○頗○見○分○別○詩○回○以○兩○句○一○讀○為○常○然○此○章○亦○兩○句○一○讀○則○無○韻○無○韻○是○無○詩○矣○且○亦○不○見○段○落○無○段○落○是○無○文○矣○故○此○編○所○講○急○此○亦○曰○庶○幾○由○此○有○詩○有○文○非○細○故○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聞○如○唬○虎○鋪○救○淮○濟○仍○執○醜○虜○裁○彼○淮○濟○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聞○奮○怒○之○貌○唬○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救○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裁○裁○

然不可犯之勢

鄭變醜來也

疏義哉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

大全碑雅曰虎之自怒號然聞如號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指忠
殺非激而怒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
也

○王旅軍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鱗鱗翼翼
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軍軍衆威範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

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赫赫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孔疏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赫赫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古義翰鳥羽也。如飛如翰。只是一意。言其兵不留行。如鳥之飛。又如其有兩羽也。

離按集傳章膏灘則首句無韻古義徒索翻翰韻等詩世學他
且切則是三句一叶也然詩中如此章自不妨以中六句兩兩
相耦而王旅句領頭濯征句總結說苑集傳鋪敘反與流叶古
義甫侯翻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遠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
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
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

獨○矣○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大○金○曹○氏○曰○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威○服○而○無○二○心○然○後○
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為○天○
子○之○功○

麟○接○此○章○說○通○謂○首○一○句○最○重○凡○中○興○之○本○也○極○不○是○詩○無○偏○
重○一○句○之○理○也○或○知○四○句○為○一○截○而○不○知○二○句○為○一○連○則○前○四○
句○以○王○猶○句○領○起○中○既○來○虎○同○為○對○天○子○之○功○總○收○後○四○句○以○
四○方○句○領○起○中○來○庭○不○同○為○對○王○曰○還○歸○總○收○亦○為○理○盡○集○
傳○來○叶○六○直○及○則○讀○當○如○勒○燕○塞○為○十○八○句○凡○四○韻○各○兩○句○為○

叶○各○隨○叶○作○轉○理○自○不○易○止○既○同○此○既○來○稍○進○曹○氏○已○言○之○或○
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同○此○來○處○亦○
進○來○處○稽○顙○亦○其○身○而○不○同○則○其○心○也○如○是○則○雖○曹○注○兼○心○言○
同○者○語○亦○較○雜○然○取○大○意○可○矣○且○天○子○之○功○句○緊○承○既○同○不○復○
惹○既○來○曹○注○却○醒○餘○六○句○理○皆○於○此○可○悟○○惟○王○揣○先○塞○故○徐○
方○既○來○至○徐○方○既○同○真○天○子○之○功○矣○四○方○而○既○平○最○餘○方○來○處○
至○徐○方○不○回○則○王○曰○還○歸○矣○轉○折○理○亦○不○過○如○此○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古義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戍西戎五年夏

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
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
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厥後伐太
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則收伐姜戎至于玁狁則又敗
姜棄不終惜哉豈其有恤志乎周宣且然何論晉之武唐
之憲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
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賦蠢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填，久屬。亂，瘵病也。蟲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極，累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為之蟲賊，刑罪為之網。吾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毛傳：罪吾設罪以為累。

鄭箋：惠，愛也。

嚴緝：小人為民之害如蟲賊之蟲，以蟲疾之稼，無有夷平。屈極之時，又施刑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麟按士民斷是兩項。然箋謂士士卒聚同云在位者俱不必亦大槩語耳。廖局如字本可作叶似不必依集傳。周禮注奄精氣閉藏者閤通。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反覆收拘託赦也、

大全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墨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
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說通二章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即不外姦賊罪畧。然不必分頂
麟。按有叶收。專叶說。此為陽句。用韻之顯然者。亦奇體有收為
叶。則集傳本各有二音。或有平聲。以就收。或收上聲。以就有也。
魯詩世學收。叶世守切。主上聲。世本古義有子收。翻收舒。秋翻
宥韻。又主去聲。說音脫者。易用說桎梏。及說駢說劍。絃同。
○摯夫成城。摯婦傾城。慈厥摯婦。為臬為鵠。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亡哲知也。城猶國也。摯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慈美也。臬鵠。惡
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

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
所事。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姜之拒婦而反為梟鵠。蓋
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是天降。如首章
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
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
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
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鄭箋梟鵠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

孔疏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傳以寺為近。

嚴緝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婦人有智則必興政
撓權以致亡國○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指夫成城指婦傾城
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
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指也而適為厲階厲便應首章
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
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古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
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教誨夫人則我敗於己而已

麟按哲夫成城指婦傾城二句尚是顯顯語然厥哲婦一厥字

方是指褒○似○輔注是首二句無韻○亦以城○城相叶耳○集傳○陪居○
奚反○與○鴈叶○天○鐵因反○與人叶○末二句誨與寺十四換韻○
○鞠人○伎○忒○諧○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愚○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婦○無○公○事○休○其○繇○織○

賦也○鞠○窮○伎○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愚○惡也○賈○居○
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繇○織○婦○人○之○業○言○
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諧○
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
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愚○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

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傳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含其繅織以圖之。則宜不為愚哉。

毛傳婦人無預外政。雖王后猶以繅織為事。

鄭箋繅系織經。

麟按鞠人四句一字一義。集傳盡出。○背叶必墨反。古義職韻。

○居貨曰賈。蓋坐賣以待售者。婦無公事的謂喪如。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則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

哉。凡以玉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
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
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
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名傳類善也。

嚴輝云。亡猶何。聞信亡之凶。

疏義集傳何用。猶言何以問詞也。

大全虞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夷狄之
禍。危亂之君。太極不忌其野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

此其所以論胥作滅亡也。○晏州謝氏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珍如脉絕，痺如病危。

六帖注云：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於解經為扼要語。○詩人之旨隱而不發，尤為深妙。○
麟按：謝注珍絕只頂人亡足證兩句一連之說。且觀下章說義理尤可見集傳富叶方味反古義實韻。○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之云亡，心之憂矣。

然也。同。吾。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誓。王。也。
疏。義。憂。悲。之。心。邦。國。珍。瘁。故。也。蓋。承。上。章。末。二。句。而。言。
麟。按。降。罔。嚴。云。天。降。禍。以。為。羅。網。六。帖。優。者。紛。至。厲。臻。之。意。幾。
者。幾。彰。洎。迫。之。意。

○感。涕。檻。泉。維。其。懷。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藐。藐。昊。天。無。不。克。輦。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與。也。感。涕。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
之。漢。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
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善。無。意。於。物。然。其。

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呂記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武用也。後謂子孫也。疏義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與憂心之久。○泉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麟按集傳兩後字俱叶下五反。葉叶音古。○說通云。皇祖指文武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餓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
小人。以至饑饉侵削之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
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
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
刺王。而首言昊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
固為無所歸故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

麟按良叶平聲在第二句藏。

○天降罪罟、烝賊內訌、存櫟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天降罪罟。茲賊內誑。昏楮靡共。潰潰回遁。實靖夷我邦。
賦也。誑。潰也。昏。楮。昏亂。楮。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
供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遁。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茲賊。昏
楮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發亂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亂。其
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茲賊內誑。茲。茲。賊之害
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發亂之由。茲

賊之人內潰其心腹。存桀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麟按以桀為被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闇。并屬闇官。與昏亂之訓為別。疑桀毀其陰。理非甚確。語復未雅。又孔疏引書傳。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則似宮闇所用。專取非禮。尤與後世之制不同。况小雅巷伯。是何人與。彼豈亦以淫敗。又能諷及君子也。恐不如終以昏亂桀喪四字。渾渾噩噩。注為雅矣。集傳邦亦叶卜工。

反古義東顧○依輔注則內漬其心腹謂所託密勿之臣靡供
其職業謂所託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
有誤國大慙為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此章
第三句截

○卑卑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艱
賦也卑卑頑慢之意訛訛務為傍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
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
者其位乃更見貶賤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疏義此章言其奉枉錯直亦推毀亂之由也

輯錄頑不知道錢不共職。

通解又善於與人必自蓋也。

麟按下三句正與上反。然非詩人自謂。不必泥我字。第二句裁。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疏義此章兩設譬喻。而言國家憔悴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大全華谷穀氏曰。谷風有汎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於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通。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

之漬者其勢橫暴而西出故怒之甚者為漬怒還之甚者為漬
遂。亂之甚者為漬亂皆一理也。

蘇接詩說云如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莖之接木而不濡其
澤詩通云不遂茂以陸草言接莖以水草言也。○此章兩如彼
對三句截集傳大全直俱七如反止字無叶然按字彙直字七
音無云七如者惟鋤如切音茶為水中浮艸則此或七加反而
傳者訛之也。又再呂切音沮為履中草則疑可借與止叶。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釋胡不自替職兄
斯引

賦也。時是疾病也。疏。耦也。耦則精矣。管。廢也。无。悅同。引。長也。○
言昔之富。未嘗若憂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是之甚也。彼
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耦。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
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孔疏以疏對耦。則疏於耦也。疏於耦者。惟耦未耳。故知謂耦未
也。未之率耦。十耦九。八。侍御七。

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道而不知道
如此。

麟按此下三章俱四句。截彼疏斯耦。斯即此也。言彼為疏。此為

釋以相形為義。又彼者外之。此者內之。膝劣亦辨也。故正接云。胡不自替引。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魯詩世學。叶以計切。與替為韻。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戒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怛日盈。弘大。憂患。曰。是無不裁及我躬也乎。

疏義比也。諸本作然也。誤。○用小人者。禍亂之本。○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則君子必將蒙禍矣。○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為是。○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此之端矣。四句吟咏久之。

六帖引是長說。弘是間說。

麟按集傳中叶諸仍反。躬叶姑弘反。然惡意頻叶弘。中叶躬。昭前篇隔句為韻例亦得。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威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烏。今謂幽王之時。促國益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太金匱字陳氏曰。此詩及爾篇末。皆有奉奉望治之意。前詩望

其改過而無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權用舊人審如是則否
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猶哉
六帖辟國百里以化言○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威國
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未說不尚有舊
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末句不尚有舊第言有之
不用意亦自在言外○凡古人之文辭義逐一圓滿原無虧欠
不待後人註脚此自諸經皆然然諸經意盡於辭至於讀詩全
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
於詩者非妄言也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

與讀傳誰也

麟按此章以里里爲韻集傳舊叶巨已反

召是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昊天本章稱召公故謂之召父以別小是也
大全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邶雅之終係
以召是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
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
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

變風

篇之計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四

四

詩經說約